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一

崑山顧炎武寧人訂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

徐州

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百西北至縈洄南注以達於淮二洪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流雄視枕聯河洛萬壑為宗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有不誣者矣

城北五里曰九里山東西連亘凡九里相傳有穴潛通

瑯琊王屋今不知處其西一峯形如伏象俗稱象山

北十七里曰桓山東臨泗水舊名聖女山宋桓魋作石槲於此故名東北三

里曰彭城山 東北八十里曰銅山利國驛連境相傳古彭城廢縣在此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一

山南有運鐵河宋置利國監鐵冶河以通舟楫淤久嘉靖二十年因運河泗復浚通新桃溝

東北一百二十里曰爬頭山連徐邳滕四境北四十里曰

境山西臨泗水有鎮有闡

城東四里曰定國山東魏慕容紹宗擊梁於此東南二里

為子房山世傳子房嘗隱於此故名東南四十里為呂梁山下臨其

上有雲夢梁王二城又有尉城並詳兵防其境有雍門古雍門周善彈琴能使孟嘗君悲者居此

城南二里曰雲龍山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東岩有石刻

大佛故又稱石佛山唐昭宗時朱全忠遣子友裕敗徐州節度使時溥軍於石佛山下即

此宋山又張天驥於鶴亭在其上其陰為黃茅岡山北

城南里許為戲馬臺高數十仞廣袤數十步有事則可

用屯戍與城相表裏焉項武南因山攻築彭城以弗觀戲馬設毡

帳臺上有以望城中臺循磴而上傍有石崖不可讀上古有臺及氏名有文皆隸書筆法適勁並剝落不可築全活者

頭其下為蘇堤宋蘇軾守徐長二河決許民賴以築全活者

尚存今由雲龍山十里為太山徐山最又四十里為桃

山有驛在桃山西南十餘里為徐山舊名武原周時穆

偃王敗走其下百姓隨者以萬數王死民即山鑿石室以祀之因名徐山其室見存

城西二十五里曰楚王山山皆赧使徐州厥貢惟土五

皆出此山下為楚元王墓又有古塚九十九口數塚十云五

里為大彭山古左右彭氏猶封於此故名

汴口一名陽縣入河周一山東流至河中牟縣入汴河沁河出河南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

西沁源縣綿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黃河又按漕河志河居中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

沁合不達淮河之名有三今沁由蕭縣至大彭集入州境

受大彭湖澱楊屍龍溝五河諸溝水並入至州城西

九里受響水溝水二里受旱陂溝水並入自城西匯

於東北合泗水南下其流增殺率靡有恒云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由沛縣至謝溝入州境流

十里至留城漢張良於此東岸受小河水源出山東滕縣而

時亦溢二十里為皮溝稍南受新溝水東北泉並由劍飲

鐵河此東岸新桃溝十里為來溝有夾五里受北溜溝水

源出此沛西岸八河分三里受境山溝水即地崩端母猪出東

泉流至北東岸對岸受南溜溝水分源與北溜溝水同五

里受秦溝水五里又受濁河水已上西岸溝並洩湖陂

諸水西北泛漲則滿餘時恒涸又十里為秦梁洪末直

渡受烏嘴溝水源出西北十八里屯東令十七里有山

里溝三里至城東北受汴水合流唐韓愈詩汴泗交流

郡城角之句謂此周顯王時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鼎

氣浮水上陵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四水

上使千人求之不獲謂之鼎伏三里溝稍南分為新河

至城東南復合流里許為百步洪南里許為新洪有淺新

橋有清水堰陳州吳明徹入冠呂梁徐州總管梁王彥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三

下取圖 又南九里受九里溝水由西岸入下有寒山水

灌彭 二十里東岸有狼豕溝東鄉山水入十里至黃鐘集

有李家溝辛賈山鵝兒湖三十里為呂梁洪列子莊子

觀大於破齊師於呂梁後周將王軌破吳明徹於呂梁並

即此唐尉遲恭嘗疏鑿以殺其勢有尉城遺址有呂梁

利爽漕運有懸水村五里為呂梁渡又五里至房村集有

溝源出此入泉 三里受響水溝水源出東南鄉雙井白

入有 三十里至雙溝由泥溝湖出州境皆史記楚破入漢軍

泗水之楚不流擊故舊志載穀水睢水俱在上多境殺漢軍數萬

注穀水即泗水下泗流今皆非州境並在靈璧縣

按徐河山鬱盤風氣剛勁考其舊俗人頗鷙悍輕剽
蓋楚之風焉出隋書又其地薄民貧急疾顓已出前漢書宋

儒陳師道亦謂霸者之習以武爲俗蘇軾則云漢高
祖劉裕朱全忠皆在徐州數百里問其人以此自負
雄傑之氣積以成俗胆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
則有飛揚跋扈之心今去陳蘇數百年且承乎道久
俗漸丕變民知怯法畏吏不聞有飢法然舟車會通
頗稱津要往往競趨商販而薄耕桑野有惰農市多
遊食遂以靡風相煽寢失其淳龐矣

蕭境東西相距百數十里南北僅三之一雖西聯州治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四

而實縣亘於州之東南

汴河

自漢末河入於汴故亦名黃河

由新桃溝

上接河南永城及碭山界

入縣境歷

趙家圈渡拖繩溝東鎮渡曲里渡朱珊渡朱珊二泊遵

護河堤

長二十里高八丈

越冀門渡逕縣治之北至兩河口與

山西湖之委流合而過涼樓溝

卽舊涼樓寺元有

以達於州

境宋紹聖中縣令張淳疏鑿汲水新渠以避水患陳師
道爲之記元大德間達魯花赤馬徹里備禦水災開南
伏道口北鐵窻孔而城賴以全蓋汴合於河奔濤洶注
支流潰決四出邑境厥爲民孽所由來漸矣豈一朝夕
之故云

沛縣袤百十里故稱形勝嶧山控其左華山揖其右泗水流其北芒碭亘其南以今考之唯泗水逕於城東其他皆在疆域之外無層岡茂麓以爲巖阻乃維控接諸道泉源洪流四合紆迴包絡天塹爲固其東北有漵水源出昭陽湖東嶧縣東有昭陽湖湖亘十餘里山東滕薛二流入昭陽湖薛水出滕薛境西流會昭陽湖合至金溝薛水自金溝口達於泗薛河其水洑有西南有泡水卽豐水循泗亭驛前入時春夏可行舟西北有泥溝河水派來雲橋下流八泗勢甚洶湧今泗西北有泥溝河自魚臺其自北而東曰泗水源見州下流經山東魚臺縣境至沙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五

河八縣境爲沙河渡二十里爲胡陵城

見志云在魚臺一統

東六十里有闢連

二十里至廟道口

有闢三十里至縣城北

爲北門渡匯於城東爲東門渡迄城南隅受泡水爲南

門渡十五里受金溝口水爲金溝口渡

鴻溝河漵水昭陽湖薛水合流

並五里爲沽頭有上沽頭渡下沽頭渡各有闢十里至謝

溝以達於州境 縣東泗水之澣有泗水亭卽漢高

祖爲亭長處今泗亭驛亭北有歌風臺東南五里有射

箭臺靖難時築二十里爲沛宮漢高祖過沛宴故人父老於

此

碭山境內元山其邑所名碭山乃距邑治七十里今在

河南永城縣之境按史記及漢書高祖微時隱於芒碭

之應劭注芒屬沛國碭屬梁國縣南北皆阻大河間成引決黃河灌流

畎澮然疏淤不常卒緣為病縣東六里為盤坳河十八

里為禮河西南五十里為夾河由夏邑縣劉富營築入

縣境八十里至龍扒溝八韓家道口通汴嘉靖二十六年

空開四派向縣新城東南二十五里衝及黃龍口由原泰社地四十里至新鎮店一槩波水為患由蕭縣境入湖

店為新挑黃河五十里由虞城縣皮家口入縣境凌家

口嘉靖五十九年下開挖二口四年蕭縣境西二十里為陳霜

口河源由虞城縣史家皮家合流入口陳霜口河南行十里

至汪家口西北衝為缺口水漫東流復分為二一衝縣小南門一北行復西繞縣北門經年為患周城以外汙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六

漫若湖嘉靖二十七尺六年知縣王紹元將汪家口築堤一道長七十丈七尺又為月堤高厚如之沿堤

上順水堤五下至防禦水患北三里為三里河由虞城

三垌里二河下至縣境呂禮家集北行八桑葉河九里為九里

溝今淤西北十五里為白川河由虞城縣境入縣回岡集

里至桑葉河營五二十里為濁河四十里為段庄河由虞

雙溝入縣南一岡集迤河南嘉靖二十四年沙河淤陂水漫流至

境盤坳店溝北四十里為新坳河由虞城縣境北入鹽城

下迤北一里至羊耳河集迤南十五里至蕭縣境東南三十

里為龍扒溝通汴嘉靖二東北二十里為羊耳河碭縣

地勢窪抑底下屢經水患地多淤泥浮土雖屢濬鑿成

河然一經水漲率易淤塞故河渠之名變遷不常緣是以爲民病曰益滋焉

豐境廣野平原緜邈四際治北有東華山其舊治城中有厭氣臺始皇東遊時築其北五十里有泡水上流卽豐水

自單縣流經舊縣北門衝沛縣泗亭驛以入於泗今淤正德己黃河已

水溢三十里餘湮沒無遺時或河決則四境爲壑而已縣治西南二

十五里有榆粉社卽漢高初起禱以狗沛處榆粉鄉名社在榆粉

西三十里有大澤卽漢高母夢與神遇處有中陽里漢高祖故宅在焉東北三十里有豐西澤有亭亦曰豐西亭卽漢高祖爲縣送徒驪山縱徒止食所東北五十里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七

有斬蛇澤漢高夜遇白蛇當道斬之卽此

漕政

漕運府在州城東門外泗河東岸總督漕運都御史總兵叅將巡歷駐節之所

戶部分司在城南門內監督糧儲主事蒞政之所本司主事一人戶部題奉欽依差委赴內府領精微批蒞

任行事凡歲一代易初專督廣運倉糧儲後兼理永福倉事及僭運與有任焉永樂十三年令浙江部使兼理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

徐州置倉收囤本部委主事一員監督

廣運倉在城南三里東臨泗水卽元武安州故址永樂

十三年建宣德五年增創倉廩凡一百座正德已前中使司之嘉靖中裁革惟部使臨督如故歲凡額收各府州縣夏稅麥糧共四萬八千一百五十石本倉永樂中爲漕運轉搬設建至成化中改令各軍徑兌直達而轉搬罷戶部議單開載本倉該給徐州徐州左邳州河南歸德四衛運軍行餉近年總漕因淮安常盈倉告匱每以江北附近衛所通融撥給兼之各州縣逋負居多計歲所入擬之額數十不及二三虛耗亦已甚矣

徐州洪志 中曰中洪西曰外洪東曰裏洪亦曰月河大水時至侵厓減木下水之舟悉從外洪順放而裏洪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八

東有緯路逆水之舟從此挽焉若水落石出卽裏外二洪俱先淺阻而舟楫上下悉從中洪矣 外洪自東北而西南水道頗寬濶下皆大石連亘不絕迤西漫灘大石森立如羣羊然 中洪自北而南少西向復轉屈而東匯裏洪同流於呂梁水道僅容一舟兩岸皆石復有怪石暗藏水底每爲舟楫之患屢經管洪官漸次鑿去然後舟楫過者無復破壞之虞 裏洪原爲月河嘗於此置閘官吏之設攝此閘也水漲閘廢遂爲裏洪

徐州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面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之所本洪宋元皆名百步直州城東南二里許巨石盤

踞巉崿齟齬汴泗經流其上衝激怒號驚濤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艱險少□戒卽破壞覆溺害與洪水等故名曰洪其形象川字有三道焉中曰中洪東曰外洪西曰月河今月河卽裏洪相傳唐尉遲敬德經畧徐州呂梁二洪爇火爛石從而鑿之遂成水道宋元祐中京東轉運使上言朝廷委官度地勢穿鑿修月河石堤置上下閘明朝永樂十二年平江伯陳瑄鑿洪通漕更於洪口置閘正統七年叅將湯節於洪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於南口設閘壅積水勢成化中主事郭昇尹珍饒泗嘉靖中主事戴鰲陳穆相繼鑿六洪內亂石修砌兩路牽路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九

石壩二十五年主事馮有讓修砌東岸石堤十六丈初城東北汴水橫流衝溢運艘縴挽艱甚正德初治河郎中胡禮鑿新河自三里溝至洪上乃復合流入洪始分殺水勢爲漕便利無何土人便口漸下石堙阻叅將萬表懸購䟽抉仍移所司屬禁迄今汴水雖盛猶得無險焉本司之設專爲糧運先年命官不一永樂十九年侯伯分理洪閘河道繼差御史王矩戶部郎中楊璉至正統以來始銓選工部都水司主事一員領精微批蒞任督理洪事兼理徐州境山二閘凡三年一代焉初本司不

于閘
理成
化嘉
靖二
十年
工部
侍郎
杜謙
建議
工部
添置
主事

一員修治河沁山水口下達徐州又著令提督徐州洪主
事以河南羔羊山河沁水利深淺尺寸月一督疏開宏治
初年添置主事如故徐州洪開在洪東月河南口正統
罷本司月報如故

中叅將湯節建議設語見景泰中水漲閘壞嘉靖二十

年治水兵部侍郎王以旗議復境山鎮閘在境山舊

有積水閘天順四年判官潘東建後廢嘉靖二十年侍

郎王以旗議設今閘高家灘木閘淺舖一十五所

夾溝淺白廟兒淺許家淺新洪淺九里溝淺狼屎溝淺青
山淺挖城淺奉梁洪淺新洪淺九里溝淺狼屎溝淺青

田淺乾谷堆淺白
洋淺李家溝淺

呂梁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向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
之所本洪在州城東南五十里上下二洪縣亘七里洪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

中諸石森立如齒水脉勁疾遇險怒號白浪騰沸一瞬

數里爲南北至險焉唐宋疏鑿修治遺跡並與徐洪同

明朝成化八年主事張達修石砌堤上洪長三十五丈下洪長三十五丈

六丈十六年主事費瑄修築堤壩嘉靖二十一年主事徐

有讓修砌石堤呂梁上閘下閘在洪南北俱正統中

叅將湯節建議設後壞嘉靖二十年侍郎王以旗議復

淺舖七所黃鍾集淺石橋淺孟城灣淺侯家石淺房村淺龍塘淺雙溝淺

沽頭工部分司在沛縣治南二十里泗河東岸提督胡

陵城諸閘座主事蒞任之所本司自成化中上從總

漕之請委差主事一員提督閘座宏治戊申罷甲寅復

之正德丁卯再罷卒又復之嘉靖癸未又罷乙未又復之黃河八漕而諸閘泉微故又復黃今銓選更代事宜並

與二洪同 胡陵城牐在沛縣治北五十里隸沛縣轄

廟道口牐在沛縣治北三十里隸沛縣轄沽頭之上

牐在沛縣治南二十里 沽頭中牐在上牐南七里

沽頭下牐在中牐南八里俱係本州轄 謝溝牐在沛

縣治南四十里隸沛縣轄 新興牐在沛縣治南五十

八里隸沛縣轄 黃家牐在州治北六十里隸本州轄

淺舖三十四所徐州地方有十五淺謝溝淺小閘留

城李村淺留城下淺賀家淺皮溝中淺黃家淺沛縣地方二溝十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一

八溝口淺陵金城溝上鷄鳴金臺溝中淺金溝下淺魯村淺泗亭

上下閘淺上下閘上下閘下賴淺梁村淺閘破淺 積水牐四座

留湖城水閘八漕州之轄處昭陽湖閘在見本湖下南八里薛閘在沛

五縣里治河東北岸十蓄水昭陽湖八在十餘里北屬八於滕而縣南迴

屬沛縣永安樂八年於湖宏治七年重修遇漕河水涸開

一閘北放沙河水出入滕縣西北龍山西南淺經魚臺湖境所受湖水不

縣莊橋西河出滕縣西南五里湖泉瀆河出滕

水流迅急西南開渠八里引水入湖塞其兩流為故道復於

北岸建回草廠窑廠六座浦縣金溝一鷄鳴臺各縣一二座蕭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奇自沙河六里謝

一為沛縣十境五里謝溝至雙溝其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

曰泡河本上縣通賈魯新開黃河流經單家至滕自

縣東南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會曰鷄鳴臺

東小河併在縣治東北五十五里出滕縣三里橋八

漕河初開渠引之水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以濟湯

節始開渠引之水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以濟湯

又變沮洳云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源出山東滕山

至留城灣鎮北東西流入漕里曰靖山溝源出山東南滕入

北東岸入境漕山鎮曰淄溝河在州城北五十五里自沛

入漕北岸而曰鳥嘴溝源出城北入十里至秦梁洪入漕河來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二

所必歸焉夫會通河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

諸泉以為漕綱之助又有安山南旺昭陽諸湖瀦蓄

謂之水櫃先朝尙書宋禮奉命經畫當時漕河初

不藉黃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以汶而不以河者此也

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倏無定所其支派大概有六

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縣入漕

其一至曹州由雙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

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至歸

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縣入漕其一自

沐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其一自

汴梁城西南經滎澤中牟尉氏陳穎至壽州入漕自河入於漕水勢浸淫諸閘沉於深淵二洪免其險隘泉政曰弛湖防盡廢至於二洪而下衝決歲深涯岸寬廣一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濟必賴黃河之水而後漕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水涸至塵宵旰遣命重臣是可鑒也然河流所趨泥沙相半若決入陽穀魚臺豐沛則漕渠淤塞經由睢宿則二洪及漕全入渦淮則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水則徐民昏墊又所不堪如嘉靖丁未衡決曹縣及城武金鄉魚臺溢于徐沛蕭碭亦可鑒也要之餘沛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三

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下非黃河之水不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遺以爲閘河之助於沛河故道如野鷄岡孫繼口黃陵岡諸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鳳陽以入淮海假其支流從汴入泗達於二洪以濟運道旣非上出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陵寢而徐民墊溺用是稍瘳則誠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

萬表論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西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

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爲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滄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稍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曰微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四

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贏縮非關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於漕然黃流尙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

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漫漫年久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患今徐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其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卽所謂以病爲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卽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五

嘉靖十五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竊惟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爲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行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

□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况又接南北直隸山東

□□地勢既有高下之勢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淤

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概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瀾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爲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並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陳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瀾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崩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東並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六

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人夫撐駕船隻用心扒濬堅硬去處則用鐵鋤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爲之通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卽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並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

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黃河卽今尙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不至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運道亦有益矣

嘉靖十六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題據河南管河副使張綸呈勘議得黃河爲患頻年興作北衝則害及運道南決則近於 王陵雖修濬之功屢加而遷徙之性無常自挑河通流地勢漸下全河之水俱由此河致將北行舊黃河梁靖口淤塞屢濬屢淤功用不成今年大雨連縣比於往年尤甚河水泛漲衝決數多新口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七

一開舊河隨塞百方莫救眾力徒施致將飲馬池以下一百八十里淤墊甫平其新衝決口亦有隨衝隨塞者見今儀封地方三家在於莊決口一處歸德州地方北岸鄭家口決口一處皆廣深不可堵塞一則由考城縣以趨歸德州城下一則徑趨歸德州二水俱經曹村口入北黃河接濟二洪惟賴此水又睢州地方南岸地邱店界牌口二處寧陵縣地方楊驛舖一處共有三次口俱南入亳州渦河勢尤濶大且經 壽春王陵大端南岸地下今已成河誠恐水性趨下南決日久衆水皆歸且居鄭家口上流則鄭家口不敢保其不淤淤則趨二

洪者少矣漕運所關誠不可以不慮也爲今之計飲馬池以丁所淤一百八十里開之則勞費甚多然不過徑符離橋通宿遷往來商賈而已於二洪無益也若於地邱店野鷄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省工四十餘里通挑源集舊河故道東北由丁家道口入舊黃河則趨渦河之水可截以入北河接濟二洪其於壽春王陵水勢可減漕運無虞矣合候呈允通調人夫來春正月初旬興工挑濬等因具呈到臣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易瓚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鎬議得漕河沛縣迤北雖防黃河衝徐呂二洪實賴黃河灌注自趙皮寨支河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八

開挑之後黃河大勢盡徙而南一股自亳州渦河入淮一股自宿州符離橋至小河口入運魚臺沛縣決口相繼不築曰塞山東濟寧迤南人得安土耕種河南歸睢一帶歲若淹沒梁靖口舊河灌注二洪之水亦掣而南隨挑隨塞迄無成功遠近方以二洪之水爲憂幸而皇天降鑒河神效靈符離橋支河淤塞中高漫流北溢泛夏邑縣山西坡仍以小浮橋灌注二洪以此連年運道得以不阻今山西坡水道亦復淤墊中高以民事言之淹沒處所秋禾雖廢夏麥倍收以得償失害少利多猶爲繼緩但河南水勢北高南下令大勢旣已南徒支河

又多淤塞若不導引分殺聽其乘勢奔騰則壽春王陵與州縣城郭俱有可慮若小浮橋斷流則徐呂二洪全靠閘河之水更遇早年泉流微細何以接濟興言及此實可寒心今副使張綸議呈前來要行開挖地邱店至丁家道口新河四十餘里通連舊河以免二洪淺涸之患以殺歸寧淹沒之患以防壽春王陵衝決之虞且用見在人夫物料別無加派事頗省便臣等採訪人言叅酌事理委應准從

呂梁洪志革代役議

呂梁二洪閘夫係徐州蕭縣雜差審編當初賦時不遠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九

數百里皆按圖赴役後久役戀土逃逸日頻有司之追解文移殆旁午矣正統間主事李瀛乃爲牛運之令計工食之費人買一牛使之代人而運當時河流未溢或用牛可也及成化宏治之年則河溢洪溜牛不可支而主事費瑄則爲雇土人替當之令夫瑄博學審謀有功於洪者民到於今祀之此必大有所見故迄今行之不衰議者徒知革去替當之弊而不知簡易通行之法何其迂也當攷成周雇役之法代嘗行之而宋之熙寧尤以此爲益使當局者旣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可以自營生理終歲之間不致奔波於百里之征矣

替役者恃其土著之便受其雇價而事代一年之役是雖非差役之正而彼此兩便公私無害亦救時之良法也且督治有法受價有約重當有律無敢叛者今之洪夫大率類此因而行之可也使行之有妨或悞我漕規則數十年豈無明斷者爲之一更定哉蓋天下之事可因可革宜人情通土俗無害於義者因之可也況兩河連年水旱一人恒編二役當役者雖出雇募之費而洪夫差編之外又有雜差之必當者替當者雖以身代役而利其費然本身正差亦不能免亦未免雇人代役也是則戶無遺差人無遺丁豈呂梁之替當者獨爲無役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

之民而後爲之哉

南京每年進貢船隻過洪者其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其二則守備尙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鱒魚共三則守備不用水者曰橄欖鮮茶木樨榴柿橘其四則尙膳監不用水者曰天鵝醃菜笋蜜櫻蘇糕鷺□其五則司苑監曰苧薺芋薑藕菓其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其七則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船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舟則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監駕者不減千計矣嗚呼豈特洪夫之勦哉兩江遞送夫役其困可知矣

天下十總糧船每年過洪者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
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
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
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
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衛虎賁右衛錦
衣衛鷹陽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
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
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
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入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
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一

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
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共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
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共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
洋等十三衛是皆洪夫所以效牽挽之力以供土人之
役者自春徂秋舳舻千里帆檣蔽江

徐州洪志 天下軍運船凡十二總南京一總錦衣廣
洋江陰龍虎鎮南神策府軍府軍右豹韜右龍江右金
吾後虎賁左留守左共一十三衛二總旗手府軍左金
含前江陰興武瀋陽應天橫海水軍左水軍右龍虎左
龍江左羽林左共一十三衛浙江總杭州前杭州右嘉

興寧波台州温州處州海寧共八衛金華衢州嚴州湖州海寧共五所湖廣總武昌武昌左沔陽岳州荊州荊州左荊州右襄陽蘄州黃州共一十衛德安一所江西總南昌袁州贛州共三衛吉安安福永新撫州建昌廣信鉛山饒州共八所上江總直隸建陽新安安度九江宣州南京鷹揚豹韜武德留守右虎賁右共一十衛下江總直隸鎮江蘇州太倉鎮海南京驍騎右羽林右留守中共七衛直隸松江嘉興共二所江北一總直隸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徐州左壽州歸德泗州共入衛二總直隸揚州高郵儀徵滁州廬州六安共六衛通州泰州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二

鹽城興化共四所中都總直隸鳳陽鳳陽中鳳陽右留守中留守左懷遠長淮宿州武平河南潁州共一十衛洪塘潁上二所山東總臨清平山東昌濟寧兗州護衛共五衛東平濮州共二所遮洋總淮安大河高郵揚州德州左德州右天津中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滄州左定遠泗州長淮共一十六衛內除遮陽山東二總運船不由本洪其餘十總則皆過洪者也江東民運白糙粳糯每年過洪者曰常州府武進無錫江陰官興四縣曰蘇州府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共六縣太倉州曰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曰湖州府烏

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共五縣曰嘉興府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崇德平湖桐鄉共七聯共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則以民舟運之不下千餘艘焉嗚呼東南民力盡矣

按洪武初年四方貢賦漕於江左三十年始開海運以供遼東軍餉及永樂初年則漕引江南之粟一由江八海出直沽口自河運至通州一由江渡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濬元會通河以達漕舟於京十三年乃罷海運悉從內河一濬真楚諸海引江舟入淮再濬徐呂二洪引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三

淮舟入濟再後疏汶河達清衛御濟而舟長抵於直沽矣至於漕運之規隨時更改蓋國初海運猶因元之故也海運不給於是濟之以陸運陸運未便於是繼之以兌運兌運未通於是加之以長運所謂長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濟由濟入直沽之舟也千里檣帆三時不絕於以見國家統御之廣東南財賦之盛永圖而壯國威者在此舉矣豈前代之所以能及哉然富盛之餘民財必耗征役之數民力多窮故食粟之士不節何以紓東南之財逋負之累不揀何以紓漕卒之苦濫駕之禁不嚴何以惜兩河之夫黃

河之溢未平何以驅淤塞之患所謂圖久安長治之術於雍熙豐皞之日庶運事有賴而河道無滯矣經國者其長計熟慮之哉

金石錄漢張子房殘碑已斷裂摩滅不可次序獨其額尙完題漢故張侯之碑在今彭城古留城子房廟中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所立樂史寰宇記陳留縣有張良墓引城塚記云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漢爲良築城因名張夏城今陳留有子房廟廟貌甚盛今按漢書地理志云留屬陳故稱陳留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子房傳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下邳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四

與彭城相近而此碑漢人所立乃在彭城然則于房所封非陳留明矣城塚記誕妄蓋不足信也

陳帥道泆水新渠記

泆句於蕭其缺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過別爲泆泆至蒙別爲獲餘波迤於淮揚東歷蕭縣彭城東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卽滎水也漢書地理注滎陽既有泆水又有葭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八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

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口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邱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旣瀦障而之東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洙則河南無濟矣其爲葭蕩受濟禹塞滎澤而通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甾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汭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洙或河洙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共辦始末蓋

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汭灌注兗豫永平中道汭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滎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於汭大業初合河滎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又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圻爲曰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濟爲汭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王都而東圻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西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口號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居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

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改作新支爲犬渠合於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遜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及兄弟獨有見於渠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與作有迹其效在令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汪漢安慶府志序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六

漢聞之先王曰書紀言春秋紀事古史也然皆出於周公孔子故後世作史者莫及焉漢興司馬氏世爲太史乃創爲史記記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雖與書春秋不盡合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後世作史者又莫及焉故自班固而下無慮數百家皆不能外司馬氏以爲史宋季學者欲便於考索類爲方輿諸書故撮其要標其目於是有沿革有郡名有風俗有形勝有山川有亭臺館榭有題詠凡作詩文者不必旁求可一覽而得其概固便於考索然亦類書耳其視司馬之史法不啻倍蓰矣近世作郡縣志者咸又宗之無問遠近賢不肖

皆不能外此以有作吁亦惑矣夫郡縣之有志猶魯之有春秋也曾謂分門立類可以爲史乎曾謂撮要標目可以爲史乎歷代圖史亦旣宗司馬氏以爲史矣而郡縣志獨不然然今之郡縣古小國也曾謂卜國不視國史以爲志乎先生作安慶志乃獨本馬班之體例而摹之國史此亦非先生之獨見眾人之不能見也是故安慶志有二紀有二表有十二志有十二列傳有識者必知其爲古史而不爲今志無復標目立類之規規也先生守是郡早作而暮不輟事且劇路且衝先生勤勤懇懇日不暇焉其爲是志或秉燭夜中攜囊馬上越三閱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七

月而始成故先生之意每自不滿焉然自諸門弟子視之則是志之作命意立義或放之周禮或放之綱目或放之山海經而其大要則放之史記漢書固良史矣至於詞嚴義正理備其事按出自先生之心者又本之魯史焉謂爲一方信史信哉

胡纘宗曰郡縣立而封建廢守令設而諸侯微此三代之所以降而爲漢爲唐爲宋也然漢重郡縣守令因之而尊唐次之宋又次之則至我朝大都因宋之舊而近又與國初異矣視郡縣日輕視守令日卑而勢日下嗟乎古以牧民今以役民古以守官今以寓官古以宣上

今以奉上古以逮下今以取下其不重而尊也誰之九也然苟欲撫御天下當今之勢舍郡縣其奚以哉
太湖縣志

徭役

按古者有力役之征而孟子曰往役義也則後世之征徭夫亦義使之當然耳然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乃後多疲於奔命者何也古者應務簡而民數明故役均而易辦後世則簡者煩而明者汨矣是以有不均之役而苦於難供也三代而下漢之更唐之庸宋之差雇二役班班可考 明興籍民以里甲而力征則用宋法差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八

雇兼焉曩蓋十年一撥近或變爲五年今改爲一年取通力不偏重之意然率視其邑之衝僻爲繁省矣太湖有庶人在官之役而又祇應兩京八省馳傳往來供應之費絲毫皆取之於民近奉例行條編法令民戶丁出銀不足又計田准丁悉輸之官以免役而諸役盡官爲召募蓋較若畫一而稱兩便然而民情獨有可原者則以出錢而放免者有豪戶之漏丁也有弱戶之鬼納也又貧戶之艱於金而願輸方者不得遂也至受值而應募者則或一役而三四人共之或一夫而應二三夫之役或一馬而供八足十二蹄之奔走大概市魁豪右專

其利而又有賣募買募頂頭之錢民貧而任負荷者不得竄入具列其中必有可以無募而願充者有可以裁長雇之額而參用短雇之法者有可於短雇內先儘不能納金之戶而以其力抵之者凡此皆湖民之隱而不得一一上徹者也故條編之法固有不可不一者亦有必不可一者殆亦此類是歟雖然天下之法未有有利而無害者第操其大體而時伸縮之斯得法外之意而善之善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二十九